



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

本浙本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

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任疲言疲於役使也使天下之人戴目

而視傾耳而聽

諄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於別處置之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

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房字或作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

宋祁曰韋帶南

師古曰犯

師古曰衣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十一

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師古曰三重之下徹三泉師古曰三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治銅

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

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

故言蓬顆蔽冢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

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

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

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

也師古曰蒙冑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塉瘠薄也

磽音口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地也師古曰

也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

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之奴比干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

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

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執重非特獨也

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

聞其過乎○宋祁曰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則雖

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

奔音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

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

史常在君側也師古瞽誦詩諫師古曰瞽公卿比諫李

日箴戒也音之林反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

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

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日餽酌者祝餉

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餽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

當作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

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

也師古曰視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

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

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

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

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

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

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

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

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

以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

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

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

日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

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

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縣石鑄

鍾虞服虔曰縣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

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虞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柎飾為此獸虞音鉅篩土

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音山爾反自以為萬世有天

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紂

世廣德師古曰紂古累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三十三世者也

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五

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

音扶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

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

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

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

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

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柔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

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宋祁曰注交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

二言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

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

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

有禮義○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

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

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

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

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

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

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

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聞不亡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

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

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

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

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再三

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宋祁曰江浙本廷作臣百

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

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

廩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

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也賜天下男子爵

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

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書其背父

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九

日說讀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

也師古曰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相助也

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

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

擊兔伐狐宋祁曰疑作菟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

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造太學修先王之道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

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

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媿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

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日方正修絜之士不得

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則羣

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

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

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為錢者

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

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

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

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

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

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

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

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

衡應劭曰師古曰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

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

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

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

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五十一 列傳 九

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力目反○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僻澁故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

連也音之欲反○宋祁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

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

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

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

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

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文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

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故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

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大王

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

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

非不敢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

相救也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

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雖使梁并淮陽之兵章邯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

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

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

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匈奴傳第九十一

日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宋祁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

百不如一鷲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鷲自大鳥而鷲者耳非鷲也象古累字鷲音愕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武力

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絃服盛服也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絃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

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

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

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

是也贊說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應劭曰天子

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

也義讀曰儀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

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

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褒其

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

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

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壤子王梁代子晉灼曰揚雄方

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日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

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宋祁

日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

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

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與

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今天子新

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

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

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

可得也服虔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

日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兵不

留行師古曰言無所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也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

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

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

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

也○劉攽曰幾讀曰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及傳

○宋祁曰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

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

有智畧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師古曰介謂問厠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

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紲師古曰紲音力

反瑞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

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

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

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衛

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

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

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

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金食昂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

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金天之將軍

諭兩主豈不哀哉○宋祁曰精字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

日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

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

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

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

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

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

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七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毋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

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楹形師古曰鴟夷即今臣始不

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宋祁曰此注未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

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郤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

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

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

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

之信士守志亡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

軀故以為喻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馱馱

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白圭顯於

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豈移於

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四

肖○宋祁曰南本賢下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腳於宋

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

盧推也音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

信必可恃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

畫計也音獲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

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沱

河有雍雍音於龍反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

服云雍州之河非也者欲速不容於世○宋祁曰容字

沈也以移主土之心師古曰比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

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甯戚飯牛車

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

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解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

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斫字

與岸同解脛也薄止也解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宋

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商聲謹乃用

此事也浙本亦作商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

作高蓋監本誤刊耳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

七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

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師古曰伯讀日

霸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

師古

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

蔡周之二叔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日霸○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

比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燕

王增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

也師古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

說讀日悅武王克商反其

故政乃封修之

故功業覆於天下

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

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邾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

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宋祁曰注文邾當作邾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

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立彊天下卒車裂之

師古曰卒終也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

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師古曰叔

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

得罪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

楚人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

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今人主誠能去

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師古曰見顯示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

向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師古曰無則桀之犬可使吠堯宋祁曰犬字當從浙

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本一作狗則近古而語直

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

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

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

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

會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

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

曰沈○劉敞曰王克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

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

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臣聞明月之珠夜光

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滅荆字

之壁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

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

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奇委曲

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日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

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不見德師

日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

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

支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

進納之也樹立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

曰羸謂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懷龍

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

世之君師古曰開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古

重也言躡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

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

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

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

人轉鈞非陶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師

家轉象天也日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其計也○宋祁曰浙本辭作亂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以信荆軻而七首

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竊發師古曰七首短劍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

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秦信左右而亡周用

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何則以其能越攀

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學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

日昭明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孟康曰言

曠廣也僻侍帷廡臣妾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

所見牽制矣不可羈係也阜攄也揚雄方言云梁宋此鮑焦所以憤

齊楚燕之間謂攄曰阜阜音在早反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

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

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故里

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

子回車

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

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

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

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

師古曰回

邪也汗不潔也音一胡反或曰汗曲也音一胡反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

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

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

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

不可

師古曰建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

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

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乘夫

子嚴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

齋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

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

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

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

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

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

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始左手接之日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

皇非能說其言也師古曰說勉强從之耳師古曰悅茅焦亦塵

脫死如毛鷲耳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故事所以難者

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

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

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

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眾不

可蓋師古曰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

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

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

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臣非

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

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長君跪曰幸甚陽

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

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蘊切齒

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者言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師古曰懼讀

反瞿然無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

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

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

宮及帝宮也

榮寵無極不

乾隆四年校刊

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

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師古言

殺也日日欲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昇子之

也音鼻今鼻亭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

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

日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獄有所歸師古

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

罪於鄧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

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本情而誅扈

亂之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哀

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

公夫人也搖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

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

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

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

不得立嗣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

議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瓖謂濟

北王曰師古曰瓖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瓖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

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音灼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

日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

以扞寇也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

材異計欲以爲亂途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

日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宋祁曰徐

錯改云作亡子謂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

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爲

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宋

祁日亡也邵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本無也字

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

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

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

人若今言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

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象反○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

行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

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羔犢之弱

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宋祁曰功義如此尙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繫足撫衿

師古曰脅翕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

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三十一

三十一

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

嶠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掉臂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

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師古曰淪入也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

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

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也○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

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

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

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

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

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

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

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

切甚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

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做

盡也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

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也音奏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

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

跡者卻背而走師古曰背音步內反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悽愴之愴寒也○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復文為訓故必待滄字

乃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

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此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

射也不曉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胎服虔自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

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鏃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

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

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

皆音鯁鏃契皆刻也音口訛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

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

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

手可擢而拔

師古曰如蘗言若蘗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

據其未

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師古曰礱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皂石也

皆可以磨者礱音聾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

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

夫鼂錯為漢定制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

兵西鄉

師古曰鄉讀日嚮

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

枚乘復說吳王

○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

又叩符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

備榆中之關

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

南距羌笮之塞

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力

各反○宋祁曰

東當六國之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六國乘信陵

之籍

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

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

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

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

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

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

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

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李奇曰訾量也

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

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天子聞吳率失職諸

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

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

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

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

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

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

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

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

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

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

昭曰長洲在吳東○宋祁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

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

宋祁曰注文上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晏之處

以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

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

通以權船為黃頭郎蘇說是也黃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師古曰饜

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積粟固守以備

柴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滅

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

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四國不得出

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趙囚邯鄲應劭曰

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趙囚邯鄲漢將酈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

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

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

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在未

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此

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此

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

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

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

也張羽韓安國不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頽當也如淳

將漢兵如說非也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兵不得下壁軍

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不得下壁軍

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

安車蒲輪徵乘

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道死

師古曰在道病也。

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臯。

師古曰臯孽庶也。

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

肯隨，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

王

師古曰恭王名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

師古

日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見讒惡遇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

家室沒入

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

喜

喜越本無之字。

召人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

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

李奇曰詼嘲也。

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詼音恢。俳音排。嘲竹交反。○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嘲，後人不識。

改從嘲耳為賦頌好嫚戲

師古曰嫚褻汗也音慢。

以故得媠黷貴幸

師古

日媠狎也。黷垢濁也。音瀆。

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

尊官

師古曰尊高也。

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臯

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禘祝

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

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禘祠，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宋祁曰皇子禘祝，浙本皇字下

有太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

奏賦以戒終

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

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

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

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

師古曰蹇足蹇之也。鞠以韋為之中

實以物蹇蹋為戲樂也。蹇音千六反。鞠音巨六反。

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

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媿東方朔如淳

日媿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又自詆媿其文骯骯曲

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

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媿戲不可讀者尚數十

篇東大賦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

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

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

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

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

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師古曰光解光守廷尉史

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

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

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

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

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

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
 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
 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
 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
 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
 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

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師古曰鬱積也譽
 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勳此
 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
 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
 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
 可復屬師古曰蠲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

崇寬怨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

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

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

傷也謂存以則語緩而迂不如去之則句易了太平之

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練而周

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郤退也畏為上所郤退郤音丘畧反蓋奏當之

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

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不顧也一切權時也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

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

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

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

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

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唯陛下除誹謗以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垢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

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

舉温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

匈奴者温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師古曰求

為卒而隨使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

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

異迹卒於官温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

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也杜封

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舒子及孫皆

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

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郟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

賈山自下劄上孟康曰劄謂劄切之音靡厲也師古曰劄音工來反鄒

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温舒

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輟訓而意蕭然為世家宜哉為大官不勝

劉外乘執其京國然卒食所楚者以其言五也劉盛餘

賈山自不關土古曰賈山蓋林口關音工來又

曾大夫無京自也其神劉也

贊曰春秋齊魯將殺以難賈山以為亦益

至郊安大官

又王莽其

前漢書卷五十一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然無絲身循也

賈山傳嘗給事潁陰侯為騎○胡三省曰潁陰侯灌嬰

外也騎者在侯家為騎士與吳王不殊乘

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臣召南按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反見淮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

姑訛皇帝丑中魚干棠之言出棠者魚干谷也○應炎

鄒陽傳城陽顧子盧博注濟北王治處○臣召南按地

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

博濟北地襄公執八墨醫亦下干之對干冉當尺景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注文穎曰好冉子罕也○臣詔

宋南按子冉史記作子罕故文穎以爲一人顧炎武曰
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
一人文穎注非也又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史記
作齊用越人蒙對出齊北王命也○出召南對出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注蒙者庶子名也○顧炎
武曰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
又蒙恬亦非蒙名傳文脫嘉字耳對棘蕭對染左
枚乘傳枚乘復說吳王○顧炎武曰上云吳王不納乘
賈等去而之梁此云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
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注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王
也○臣召南按濟北係濟南之譌

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注師古曰光解光○臣召南
按此李光也公卿表李光以元鳳六年爲廷尉四年
免師古以成哀間解光當之非是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漢朝古以風寒間雜大當之非是

對此本光也必

器監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孝文時為吳相

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

王朝因燕昆弟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

是時上未立太

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宋祁曰浙本

傳字下有於字

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

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

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宋祁曰南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忠讜氣高不

以官業為重余按師古注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

朝請師古曰請音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

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寶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

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

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

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

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

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

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四年立

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

弗能得○宋祁曰爭下當有之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宋

諸寶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

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

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

怒也祇音支其字有兩宮諛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諛怒貌也

從衣懟音直類反

乾隆四年校刊

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

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

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

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

喜音許吏反易音弋鼓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

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蘇林曰蚡音殿鼠殿扶粉反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

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

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

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

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卽位

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

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

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

薦名士名士得進爲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

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

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

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迺以嬰爲丞相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三

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

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

毀去矣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

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迎魯

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索隱謂除關門之稅

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

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

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

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

說讀日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

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

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

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

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

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主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

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

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

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

久故云富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於春秋也

也喻其輕薄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附著大材也

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

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日君除吏盡

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土

怒日遂取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

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

鄉讀皆曰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見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

音女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

教反次言甲則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

為上矣

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

通帛曰旃曲旃檠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

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

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

日奏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

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故嬰墨

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宋祁曰南本善與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為穎陰侯灌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

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南本浙本常並作嘗吳楚反時穎陰侯灌嬰為將

軍屬太尉師古曰時穎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

手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

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宋祁曰漢法從軍是此自說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

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

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

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

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所殺傷數十人不得

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

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

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

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

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

下穎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數歲

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

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疆故徙

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

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

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

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

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六

賤尤益禮敬與鈞

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

稠人廣眾薦寵下輩

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

士亦以此多之

師古曰多猶重

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

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

吏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

十百人

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讀

橫潁川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

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

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

夫家居卿相侍

中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竇

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蘇林曰二人相

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

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

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為根格○宋祁曰根格二字疑皆從手

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

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

師古曰謂喪服也

過丞相蚡蚡從容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

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

師古曰况賜也

夫安敢以服為解

師古曰解

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

請語魏其具

師古曰具辨具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

師古

也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

師古

多也夜灑掃張具

師古曰灑音灑又音所寄反

至旦平明令門下候

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憚師古

日憚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不迺駕自往迎蚡蚡特

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

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

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

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

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

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不更有去字老僕雖棄將軍雖

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

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

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

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

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

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

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

有失得罪師古曰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疆與俱

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

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

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

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

請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其反○劉攽曰夫時蚡不肯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

師古曰不為盡也師古曰附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

耳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

也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

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

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

如說近之言既毀程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

猶不止也刺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

其寒煖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

或變也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師古

曰騎謂常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

也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

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

詔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

中罵詈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遂其前事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九

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

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

丞相與太后家逆師古曰相逆也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

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

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

也諫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

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

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

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

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

心謗印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

印讀辟睨兩宮閒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

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贊

得立大功也師古曰贊說為是臣乃不如魏其等所

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

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

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轅宗

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轅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轅音即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

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丕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

○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餘皆莫敢對上怒內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

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蹙小之貌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若汝也

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循眾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

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

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怒也載謂共乘車怒

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綬也首

鼠一前一却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安國良久謂

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十一

蚡曰君何不自喜

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

曰臣以肺附幸得

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

師古曰多

猶重也

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

師古曰杜塞也齧齧也音仕客

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

所言灌夫頗不讎

晉灼曰讎當也

都司空

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

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

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

及繫灌夫罪至

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召見

師古曰幸冀也

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

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

詔書獨臧嬰

家嬰家丞封

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

棄市

鄭氏曰矯詔有善不害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

聞有劾即陽病痺不食欲死

師古曰痺風病也音肥

或聞上無意

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

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

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

謝罪

晉灼曰服音敗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為呼

呼字若謂啼為諱服則諱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

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
 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
 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
 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
 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如聞土無意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
 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
 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
 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
師古曰僭擬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

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

會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

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

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宋祁曰一本無難字而諸侯

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
 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

故出稱趨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趨入

言警者互舉之耳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媯鄙小縣服虔曰媯夸

媯音折媯之媯鄧展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躍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

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

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

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宋祁曰而免

冠南本無而字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

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

梁國之縣也○劉奉世曰蒙字當屬下句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

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

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

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

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

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

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迺詔

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

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爰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

不同當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使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索搜

是此誤曰必令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也音山客反

得之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

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

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

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

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

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

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

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垣垣徵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

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

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

音戌○宋祁曰江浙本誅作怵音椿戌反犯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教反天子

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

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

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

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

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

七

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
 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
 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
 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
音胡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
 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
日負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
 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漢數千里爭利則人
 馬罷師古曰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
讀曰疲

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

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

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

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

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宋祁曰浙本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

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北有彊胡之

敵○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

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也今

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

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宋祁曰轉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遣者見天下同任義轉

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

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

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

投鞏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鞏若營壘也平城之

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

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

私怒傷天下之功○宋祁曰浙本功作公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

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

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

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久留也

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

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

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

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以

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

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檣車相望師古曰檣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檣送致其

喪載檣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檣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

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

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

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

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預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爲遠方

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

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

電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爲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

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

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

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關其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

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爲城

樹榆爲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逿燧然後

敢牧馬師古曰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

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

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

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

可徵召而爲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

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言兵與

師古曰舍

師古曰舍

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方自反墮音火規反其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

衝突也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

故以取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

入長毆難以爲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

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

弋季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

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

美惡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

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師古曰間音居

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

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師古曰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

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

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

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

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

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也○宋祁曰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南本無也字

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

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

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音曲行

避敵也撓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住

○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

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

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

日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古尉安今不誅恢無以謝天

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

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大畧知足以當世取

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師古

可取則取可止則止

嗜讀日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

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

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

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宋祁安國為御史大夫五

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

蹇也○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

日以疾數月瘳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

擊匈奴破龍城○宋祁曰龍當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

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

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請且罷屯罷屯

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百餘人出與

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

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

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

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

師古曰冀得罷歸以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

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

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

○宋祁曰倚欲浙本作欲倚任之也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

吳軍欲報父讐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

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責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

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

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

李奇曰摯極也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陵替也遇合有命悲夫

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虐

前漢書卷五十二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竇嬰傳字王孫臣召南按史記無嬰字觀景帝語嬰

王孫寧可以讓耶是嬰字王孫矣

有如兩宮黃將軍按史記作螫將軍張晏曰螫怒也

毒蟲怒必螫人

田蚡傳蚡為諸曹郎臣召南按史記無曹字据徐廣

上注亦不作郎官解又漢初言郎不以曹稱疑此文曹

使字訛州為林○州為林

跪起如子姓凌穉隆曰史記作如子姪此作如子姓

王於義雖通究是訛字史記作王太子贊之孫景帝

王皇后賢之○

臣召南

按史記作王太后賢之在景帝

時祇合稱皇后耳此漢書改訂史記之失

蚡以肺附為相○肺附史記作肺腑下同

上怒曰遂取武庫○

臣召南

按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

庫此怒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意遂不明

灌夫傳將軍貴人也畢之○畢之史記作屬之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注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

西宮○

臣召南

按孟康注非也漢以長樂宮為東宮

太后居之天子居未央宮在長樂西據李廣傳廣入

前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是廣衛西宮

前而不識衛東宮也

嬰東朝○

臣召南

按史記作魏其之東朝之往也之字

似不可省又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此省事字又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此省老字又嬰迺使昆弟子上

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此省復字皆不如本文

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

臣召南

按此作一句讀史

記云名由此顯

句

結於漢

句

意義亦遂不同又安國

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此傳刪可溺矣三字不

如本文遠甚唯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辨較史

王記為最詳○史記於王恢李廣此處李廣

師古曰王夫人即

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

日務得事實每求真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

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

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讀與由同

○宋祁云加字新添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故

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

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

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

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

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

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干到反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

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

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

皆類此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

日端直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

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

嗣師古曰頃音傾諸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二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

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

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

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

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

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病死○宋

浙本病字立十七年○宋祁云姚國除絕五歲成帝建

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

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

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

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師古曰墻音人緣反解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

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

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薄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

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

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

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

曰季年不喜辭師古曰喜許吏反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

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

時也遜與宏同猶言貪嗇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

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

○宋祁曰駿疑作俊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

王子駿弟郿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郿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宋祁

云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

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

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

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

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

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

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弟

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

音食邪反。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琅邪淳化本郎邪反皆未安告建淫亂不當

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

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

日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宋祁曰恭當作共遺徵臣書曰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譏語後建使謁

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

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

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

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

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日反其下

亦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為波雷波

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

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上宮人

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入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

果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師古

日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縱狼

令齧殺之師古曰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

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

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

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

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

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

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

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

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

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

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蘇林曰荃音

服虔曰荃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絳音干全反又

音干劣反蓋今南方筍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

圓者也音機又音畿犀甲翠羽媛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

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

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賂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

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

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

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

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

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

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

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劉敞曰當云建立六年地入于

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

與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

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蓋古戾

字賊蓋言其性賊害狠戾也痿音萎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

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

音所角反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

師古曰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一為少半

師古曰端心愠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

比類也猶今不藉賴忿故為此顏失之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

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不收又令吏毋得收租

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

之宅國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

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疆足

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

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

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之師古曰詭辯違道

反竹仲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

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

布以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

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

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以

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

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

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

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

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禋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

南子曰荆人鬼越人幾禋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好為

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常夜從走卒行徼郡

鄆中

師古曰微謂巡

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

鄆

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

久之太子丹與

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克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

為姦甚眾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

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

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師古曰以隨贖丹罪

主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

主

師古曰慮音廬

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

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

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

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

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是為項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

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

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

王小子偃為平手王

孟康曰今廣平

是為項王十一年薨

○宋祁曰

項王下疑更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五當作二

大鴻

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

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

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

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

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

奏可國除白麻共令令詣為樂攻戰於天皆以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

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

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

布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笞服其臣使證其君

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

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察欷師古曰察古累字累重也欷歔欷也音許既反思者不

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欷歔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

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

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

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

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

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蠹成雷師古曰蠹古蚊字

飛聲有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

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

者少黨與也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

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

也紛驚逢羅潛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潛垂涕貌音

所姦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豉反又音力支反

明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盲然雲蒸列布杳冥晝

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也昧暗也何則物有

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音烏曷反讒言

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衆多也一日蠹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鼯小鼠音奚何則

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葭葦之親鴻毛之

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葦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葦蘆也葦者其筍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葦蘆也葦者其筍

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葦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葦音孚

張言葉裏白皮非也○宋祁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

葦者筍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裏作裏則誤景德羣居

本葭蘆葉也裏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並裏

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

釋言銷散也擯音必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

十一

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

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怒思也擣築也不脫

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臣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

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

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

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

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

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

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

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

薨子康王昆侈嗣宋祁曰康越本作糠糠惡諛也二好樂怠政曰糠學本去米蓋誤也

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

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

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

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

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

奉靖王後王莽時絕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

必有一誤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

有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

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

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

衷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二十八

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鮒音拘嗣

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師古曰刺嗣

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殺二人

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

尉官師古曰滅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師古曰煬音弋嗣

向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

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師古曰諡法曰繆蔽仁傷善曰繆嗣

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

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

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

案驗不如王言宋祁云浙本案字上有有司字劾齊誣罔大不敬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

七

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
 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
 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
 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
 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
荆軻也衛人
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軻師古曰成慶
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尺
 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
 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
也昭信名也更愛之
 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師古曰衷
古衣袖字咎問狀服欲與昭平
 共殺昭信咎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
鍼音之林反

疆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

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

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
見形令我畏

忌也見音
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口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

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

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

我師古曰鮮
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
之也音工艾反去曰

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
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

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

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
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

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

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反者尊聲之轉也○宋祁曰注文呼舅下當有姑字

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

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

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

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

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

出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杙音七割其鼻脣斷其舌

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

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

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

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

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

土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

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

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

乾隆四年校刊

行真書卷五十三 列傳

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也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

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

日敖謂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主永巷盡封閉

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

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心重結意不舒內弗鬱憂哀積

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

崔音千回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

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

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

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之

師古曰益大謂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

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

中師古曰倡樂人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

也俳雜戲者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

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

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

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

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

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

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

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以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

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湑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湑音愈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

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
 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
 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
 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
 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
 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
 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

上常寬之三十二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

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

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

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

常在師古曰媚亦妬也媚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

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

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

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

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

行騫驗問師古曰逮諸證者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

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

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

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

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

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

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

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宋○

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

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宋祁曰浙有本云二十年

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訐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閱

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

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

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

為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

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

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三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河間獻王德傳以孝景前二年立臣名南按漢代賢

于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世家文太簡畧自此以下云

云並漢書所補也

禮禮記注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

禮也臣名南按禮經即儀禮末七篇禮記七十子後

進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記在後

蘇故師古特解之云云臣名南按儒林傳毛公治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臣名南按儒林傳毛公治

詩貫公傳左氏皆為河間獻王博士並當時所不立

于學官者數代以還齊魯韓詩晦而獨存毛公穀春
立秋微而盛行左獻王之澤遠矣哉對謝林魯手公命
被服儒術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顏注非被服者言
以儒術衣被其身也隋百三十一篇長少遺疏亦對
對三雍宮○胡三省曰謂對三雍宮之制度非名對于
三雍宮也臣名南按藝文志有獻玉對上下三雍宮

三篇漢書禮記也

子剛王堪嗣○按堪史記及本書諸侯王表並作基又
頃王授表作緩又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表作四十
前七年凡名字數目表傳多異如魯頃王勁表作封文

前王駿嗣十八年薨表作十九年中山懷王循表作修

廣川惠王越十三年薨表作十二年繆王齊嗣四十
四年薨表作四十五年常山憲王舜三十三年薨表
作三十二年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表作十六年泗
水思王商十年薨表作十五年戴王立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年有遺腹子煖表作綜

趙敬肅王彭祖傳又使人椎埋攻剽注師古曰椎殺人
而埋之○顧炎武曰椎埋卽掘塚也新葬者謂之埋

師古注非對二十八平薨○史記於二十七年又
中山靖王勝傳有子百二十餘人○按史記作有子枝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

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

對上而泣也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

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確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

奴侵上郡○宋祁曰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

貴幸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

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見匈奴三

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

音廣曰是必射鵠者也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

黑色翮可以為箭羽音彫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

鵠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

上山陳師古曰為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

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廣令

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

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

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

日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土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

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師古曰時會暮胡兵終

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

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

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各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

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

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

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

立部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

曲也便安利也音頓面反其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鐮受一斗畫

在榮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銅無緣師古曰鐮音譙郡

之譙溫器也銅音火立反銅即銚也今俗或呼銅銚音

姚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

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

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

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

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然亦遠斥候未嘗

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

文簿音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

也閑豫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

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

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

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

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

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宋

越本無之字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

音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

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

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

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

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宋祁曰南本飲作飲還至亭霸陵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宋祁曰越本作隴西

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

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

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

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

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

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是竦驚也

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日稜憺猶動也蘇林曰

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

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

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

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

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

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于封侯也師古曰率謂

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

日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張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大黃

其大者也師古曰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

服晉二說是也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師古曰自如益治軍師古曰巡

也陳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廼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

日幾音鉅依反○宋祁曰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

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初廣

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

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

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元

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名

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

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

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材能不及

中師古曰中庸謂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廣曰吾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

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

日戲讀日靡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

又音許宜反

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後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

菟爰爰亦緩意其義兩通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

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

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

也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

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待各反中音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

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

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

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

師古曰并合也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遠也大軍行水

草少其執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部為前將

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

師古曰言始勝冠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

師古曰言始勝冠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宋祁曰

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

焉繆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

失侯為中將軍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

此傳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

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

行軍府○宋祁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曰急詣部如書○劉放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

大將軍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

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

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

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

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

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

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簿謂文狀也

簿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簿○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

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

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

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

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

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

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

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

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

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當下獄

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

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

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迺擊傷大

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

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

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

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

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

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

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

同謂當時繩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

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

下吏死一千餘里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

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左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各處即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

前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嚮上曰將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

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

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

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上怒疑

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

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

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部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至東浚稽

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泥音仕角反因

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

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

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

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

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

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虜見

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

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

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

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

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匿車中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陵搜得皆劔斬之明

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

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

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

軍中縱火以自救

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

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

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眷○劉攽曰三十弩一絃三十秦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

或併兩弩共一絃之類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

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

戶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

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

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

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

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

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

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

當使精騎射之即

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

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

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師古曰且戰且呼也呼音

火故反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百五十萬

矢皆盡

宋祁曰越本百字作古日

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

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陘谷單于遮

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

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山營蘇林曰舉衣卷

裏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裏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

于耳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

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遠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宋祁曰浙本客作

容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

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宋祁曰南本

人字須得人字義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能脫也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

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

日脫免也音土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

日五升日半師古曰半讀日判判大期至遮虜鄣者相

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

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

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

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葉麴

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也是也齊人名麴餅日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鞞戎馬之地師古曰鞞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

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綦同音去權反又音眷昌白刃

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

莫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

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

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纔同謂淺也

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

之上海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

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

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

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于將兵深入

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

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

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

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
 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
 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宋祁曰浙本無少陵曰廼李
 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
 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
 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
 大闕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
 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
 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
 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

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
 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
 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
 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
 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也而
 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謂摩循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
 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其形如椎撮之立政大言曰漢
 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霍子孟土
 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

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

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

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曰

請少卿來歸故鄉母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

○宋祁曰字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

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

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

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

餘年元平元年病死○官禁誅如秦與刻善獸刻始人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趙

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

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宋祁曰南本騎作駙馬中子武最知

名○會稽王與吳水真當善其又曰中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師古

日移中廐名為之監也移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

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

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恐

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

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

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

人充使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斥候者既至

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

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

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

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

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

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

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

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

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

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

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

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更負漢

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

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

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

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

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

鑿地為坎置焜火師古曰焜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式膽反覆武其上

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

日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宋祁曰浙本哭作共單于壯其節朝夕

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

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

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

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

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

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

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

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

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

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

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

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

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

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

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

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

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

太子丹烏白頭馬在角之北也羝音丁奚反別其官屬

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

野鼠去少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并而食之師古

曰蘇說是也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劉攽

日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

之其草食乃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師古曰軒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繫

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

有結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

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鬕小口

北界人呼小石鬕受二斗所日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

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

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

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

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

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武

兄從至雍棧陽官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

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頭也音武粉反賜錢

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

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

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

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

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

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

晞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

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

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

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

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

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

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

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

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

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之說皆失之區讀與

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

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日嚮臨哭也音力

禁數月昭帝即位○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宋祁曰江浙本詭作給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單于視左讓責也

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

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師古曰贖寬也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

劫單于如曹劇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

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

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

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

雖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墜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

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

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

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武以始元

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

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

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

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

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

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

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

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

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

光顓權自恣師古曰顓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

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

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

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作預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

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

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

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

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

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

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

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

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

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

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

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

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日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日車騎將軍龍頡侯韓增宋

祁日頡或作維次日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日丞相高平侯

魏相次日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日御史大夫建平侯杜

延年次日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日少府梁丘賀次日太

子太傅蕭望之次日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

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竝為名臣皆

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日邵凡十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

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

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以此知其選矣善言宣帝六世然不勝其言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

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宋祁曰南本代作

世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

子之言蘇武有之矣軍營平對敵奈國大曰志士仁人

前漢書卷五十四文廿六曰車禍深重謂於此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李廣傳隴西成紀人也○臣召南按成紀縣漢初屬隴

西郡至元光以後置天水郡改屬焉故志載成紀于

天水下而此傳曰隴西成紀人也○臣召南按

因抱兒○茅坤曰史記作因推墮兒是下文曰對出

彌節白檀○顧炎武曰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

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禰將注孟康曰太公陷堅却敵

以大黃○臣召南按注太公下應有六韜曰三字此

而刊本訛脫也泚軍軍出東嶽○泚軍軍出東嶽○泚軍軍出東嶽

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臣召南按後文注右

將軍趙食其也應在此文下不感食其六譯曰三字

李陵傳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胡三省曰志敦煌

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羗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蓋其

下流至浚稽山下臣召南按陵出居延遮虜障此龍

勒水當在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下文曰陵出居

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敦煌之龍勒

縣實之也且志言有氐置水不云即龍勒水胡氏地

李學極精而此條則誤臣召南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則

百五十萬矢皆盡○臣召南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則

司馬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

坐預詔之注孟康云云○胡三省曰注非也帝意既悔

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

後以迎陵軍乃于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陵

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致陵軍

無救也

蘇武傳乃徙武北海上○臣召南按北海為匈奴北界

其外即丁令也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為海唐書地理

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水堅時馬行八日

可渡海北多大山即此北海也今日白哈兒湖在喀

爾喀極北鄂羅斯國之南界也今曰白海只此

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注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臣宗

萬按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

藉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

與蘇武子良後詳觀器底有字髣髴如澄所言可以

証孟康晉灼二注表而蓋合對蓋限出西師庭製軍

陵惡自賜武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今人送物與人

而託其名于妻者往往有之其稱賜者陵在匈奴已

坐立為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于自居其名耳師古

注非

凡隨武還者九人○臣名南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奴

傳言有馬宏者前以副使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不肯

降至是與武並還漢

迺圖畫其人于麒麟閣○胡三省曰閣在未央宮中圖

畫功臣自此始

對客極佳

賜武馬奇異

萬長南

而反

與

盡世

豈圖書其人于

劉至

魯高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